

天安门是 “最大的摄影棚”

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，大年除夕，天安门广场燃起了“自焚”之火，中共谎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。但央视《焦点访谈》播出的“自焚”录像却漏洞百出，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了造假端倪。



500 度高温，坐如钟

有常识的人都知道，汽油着起火来，能达到五百多度。且不说这是五百度高温的汽油之火，即使我们将手伸进一百度的沸水中，也不会“岿然不动”吧。可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坐得稳如泰山，谁信呢？

有观众称：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，都烫得一跳老高。那“自焚”要是真的，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啦。歇着去吧！拍电影给老百姓看啊！

500 度高温，塑料瓶烧不化

“自焚”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“烧”破，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，最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。

有人做过试验：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，五秒钟瓶子开始变软，七秒钟收缩变形，十秒钟缩成一个小疙瘩。

难道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瓶是特殊材料做的？

镜头是事后“补拍”的

王进东“假烧”的破绽，连炮制“自焚”案的参与者、在此案中自始至终采访的女记者李玉强也不得不承认。

二零零二年初，在河北省“法制教育培训中心”，李玉强与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“座谈”。当法轮功学员质问：“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雪碧瓶为什么烧不破？”面

对铁证，她只好吐露了实情：“雪碧瓶是他们放进去的，此镜头是事后‘补拍’的。”她还辩解道：“早知道被识破就不拍了。”

灭火器材有备而来

二零零一年二月十六日，《北京晚报》报道：每一个“自焚”者身上的火是由三~四个警察扑灭的。

那么，给五个“自焚”者救火得多少个灭火器？谁见过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？

澳洲《时代报》（The Age）对央视“自焚”录像作出强烈质疑：警方事先不知情，却在九十秒内，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。

显然，灭火器材是有备而来！

二零一二年，一位了解内情的辽宁人透露：“我的一个朋友，‘自焚’案发生的时候，是武警的排长，他告诉我，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‘排演’，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，给冻得够呛。”

突发事件，镜头稳定清晰

“自焚”是突发事件，央视记者却能把画面拍得那么稳定清晰，而且镜头紧跟事件发展移动，远景、近景和特写俱全，难道不是天方夜谭吗？

以上种种破绽，足以见证“天安门自焚”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上演的一出闹剧，因此被演艺界人士戏称为：天安门是“最大的摄影棚”。◇

“天安门自焚”见证：是我们部队干的

【明慧网】生意上的第一次接触，对方给人印象很好：业务知识性强，思维缜密、健谈。我转了一下话题说：“你经常在外工作，社会接触面广，你对法轮功怎么看？比如天安门自焚的事？”

他呵呵一笑：“法轮功啊！自焚那事我比你了解，那年自焚事件，我就在跟前。”我感觉意外，说：“从焦点访谈的镜头上看，除了当事人、消防人员就是武警，没有群众的身影啊？”

“你说对了，那事之前广场就

戒严了，我是高干子弟，在北京当兵，那是我们部队干的，别说群众，连一个炼法轮功的也没有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法轮功影响太大了，有那么强的凝聚力，连我们部队都比不了，这样一个民间团体，他们能容得下吗？”

我对他的评价表示感谢，并告诉他：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提升人类道德，说白了就是在预言中说的末法末劫最后时期来救人的，记住‘法轮大法好，真、善、忍好’就会得到福报。◇

从第一批留苏生到法轮功修炼者

编者话：一九五六年，中共成立了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，并提出了人才培养规划。该计划中有一项是送一批优秀高中生到苏联高等院校学习计算机。孙乐之为被挑选的三十人之一，并担任队长和党支部书记。一九五六年十月出国前，华罗庚对这三十位天之骄子说：“你们将成为我国第一批科班出身的专家。”右图为孙乐之在2016年莫斯科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。



一、青少年时代的彷徨

我出生在北方农村。爷爷靠一生辛勤劳动，置办了相当数量的田地，成为一个大地主；同时，爷爷还做善事，比如出钱支持父亲办“义学”，给学生接种疫苗，是全县人人知晓的善人，当时历任县太爷都有给我家的匾额。

四十年代，中共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，我家的田地财产都被没收了，爷爷被批斗关押，好在父亲得到学生的通风报信，及时逃了出去。

一九四七年土改后，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来到北平，找到流亡在外的父亲。那时家境困难，我拾过废铁、卖过报纸，后来考上了中学。四九年中共占领北平后把干部子弟（红二代）学校迁到北京，和我就读的中学合并成师大附中。

从农村到了大城市，我希望好好念书，所以学习成绩很好。再加上父亲给我解除了小时包办的订婚，我就成了学校“反封建”的典型，还被“干部子弟”的共青团组织选中入了团。后来我又被保送高中，并入了党，之后又到苏联留学，结识了不少“红二代”同学。

在这阶段，我逐步接受着共产党的洗脑教育，以为共产党闹革命、斗杀地主是理所当然的，所以要和地主家庭“划清界限”，并发愿学成回国为国效劳。

二、被欺骗了的一代人

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大学礼堂，毛泽东对几千名留苏的中国学子发表演说：“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，正

在兴旺时期，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。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。”

一九六二年，我从苏联学成回国，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，担任了计算机控制研究室的领导。没过几年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一九六七年我成了“走资派”，被关进了“牛棚”，并被扣上“苏修特务”、“地主阶级孝子贤孙”的罪名。关“牛棚”那三年，几乎每天都被“造反派”批斗，刷厕所、扫楼道，受尽打骂、侮辱。

从“牛棚”出来后，我们这些从苏联、美国等回来的专家、学者被逼到山西进行所谓的“三线建设”，从零做起建立环境搞航天技术。好不容易开始工作了，没过几年，中共又把这些设备和财产丢在大山沟里，回到城里再从新建所、建厂。

总之，我的青年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欺压、恐吓之下度过的，报国不能，却毁了我们这一代人。

三、认清中共本质 走入佛法修炼

一九八四年，在“红二代”同学的关心下，我调回了北京，在航空航天部任职。以前没见过这么多“高级”干部，以为他们是一群道德高尚的人，但现实我看到的是阳奉阴违、阿谀奉承。我接受不了这种环境和氛围，人好像掉进深渊。

一九八九年的“六四”，让我认清了中共。我家就住在北京西城木樨地，那晚我们都听到枪声、流弹声、士兵的喊声，我的侄女在阜外医院亲眼目睹了那么多死、伤的人，中共竟对外宣称“没开一枪”。

对中共的彻底失望，促使我下

决心，砸掉“铁饭碗”，凭自己的本事来养家糊口。于是我写了离职报告，要求离开政界。一九九零年，我到了北京一个“集体企业”。在回访莫斯科母校时搞了中苏合资公司，我在合资公司任职，常驻莫斯科。

一九九七年我太太得了类风湿，医生说是不治之症。当时真是西医治不好了找中医治，中医治不好了找气功治。一九九八年中国新年，太太在北京得到宝书《转法轮》，开始修炼法轮功。

我们回到莫斯科，不到两个月时间，我太太的病就奇迹般好了。在这之前我一直不信什么气功，但在事实面前，我感到法轮功不同于一般的气功。那年四月，我也得法修炼了，我的各种病也不知不觉好了。

修炼法轮功使我们身心净化，然而，中共却发动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，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。

二零零四年《九评共产党》问世，深刻阐述了中共假、恶、暴的本质。我和太太声明“退出邪党及其一切组织”，开始我们修炼的新旅途。

在这末劫之末，善恶已经分清。中共病毒（武汉肺炎）正在迅速地淘汰十恶不赦的坏人，那些助纣为虐、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的恶人正在受到天惩。

我希望我的老同学们，能及时认清中共本质，远离中共，每日诚念“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”，平安度过劫难。◇

荆州市李行军、孙江怡夫妇被诬判七年

（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）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一日，湖北荆州法轮功学员李行军、孙江怡夫妇被非法庭审，两人都被诬判七年。在这前后宣判的还有：雷云波被判六年，陈顺英被判刑三年半，目前已送往武汉汉口监狱。至此，二零一九年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几乎全部被判刑。现在被非法关押在西门看守所的就只有邓天玉没有结果了。

李行军、孙江怡夫妇被诬判七年

李行军是荆州市实验中学的老师，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，和妻子孙江怡在家中被绑架后，就一直被非法关押在西门看守所。到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一日才开庭审理。

说是开庭，其实就是走个过场，当时旁听席上空空如也，只有后面两排座位上稀稀拉拉的坐了十来个人，也不知是些什么人，和他们打招呼，他们根本就不理睬。庭审中，公诉人对李行军他们指控的所谓罪行，夫妇俩都一条一条的予以驳斥，有理有据，说得公诉人无言以对。审判长只好在那里一遍一遍的重复：问什么就说什么，不要说多了。律师也做了义正词严的无罪辩护。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，草草收场。

荆州市政法委副书记张魏红参与建洗脑班

2020年8月7日，沙市区政法委副书记张魏红（女，沙市区610头目）等到立新街道张沟村（地处城郊结合部，位于荆沙大道以北，沙市飞机场以西）“检查指导”防范教育转化基地建设。张魏红强调，街道要尽快拿出“关爱之家”（即洗脑班）设计方案，“尽早动工，尽快完工投入使用。”

事后，法官在谈到对李行军他们的量刑问题时说：他要认罪认罚，马上出去，不成问题。他要是不认罪不认罚，那基本就是七年以上刑期。结果李行军被判刑七年，孙江怡也被判了七年。

李行军被注射毒药，非法关押

一九九九年九月，李行军为了为大法讨公道，还师父清白，只身一人进京上访，被天安门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湖北驻京办，后被公安局国保大队陈国元和单位保卫科李堂元截回。被劫持到西门看守所非法关押五个多月，被勒索罚款2000元，后又被送精神病院迫害。在那里，李行军被注射毒药，强制服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，不服药就用高压电击。把李行军迫害的迷迷糊糊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回家后好长时间都没有恢复，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。

二零零零年两会前，荆州区六一零和国保大队为了维稳，又把李行军绑架到荆州区看守所，非法关押了八个月。

李行军被强制洗脑，拳打脚踢

二零零一年上半年，国保大队、六一零等单位欲送李行军去洗脑，派了五人从楼上把他强行抬下，被劫持到武汉洗脑班迫害。

二零零二年五月，荆州区六一零和国保大队的警察又要送李行军去洗脑班。为了抵制迫害，李行军从四楼跳下，导致右腿股骨颈下方骨折，左手小臂骨折。未待伤全好，他们还是强行把他送到洗脑班去，在那里强制洗脑一个月。回来后，到二零零三年底才让他正式上班，但工资却比原来同级的同事低了几级。

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五点多钟，李行军从母亲家出来，刚下楼，就被蹲坑的便衣、国保、西门派出所警察、学校保卫科等多人绑架，他们对他拳打脚踢，打的满脸是血。被强行带上警车后，就送到西门看守所去了。

结语

中国新年是中国最主要的传统节日，家家都在准备年节，团聚一起，欢度新年。可是法轮功学员们却没有这个机会，他们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中共上门抄家、绑架、关押、判刑，一家人涕泪满面、痛不欲生，欢度新年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奢望啊！

法轮功学员只是在追求一种信仰，做一个最好的人，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他们奉公守法有什么错？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？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谁家没有父母老人、兄弟姐妹、妻子儿女？请问那些迫害者们，你们还有一丝天理良心存在吗？奉劝那些死心塌地为中共卖命仍在参与迫害的人，赶快清醒，停止作恶，悔过自新吧。为自己留一条后路，可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啊！

大过年的，祝愿所有心存良知善念的人们新年快乐！也愿所有被中共迫害得支离破碎、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好人们能苦尽甘来、否极泰来，祈盼着中共解体、迫害结束的那一天！◇

2020年6月18日，张魏红的丈夫陈再忠（荆州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政委（副县职））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违法，正接受审查，并被采取留置措施。

张魏红当上沙市区政法委副书记（沙市区610头目）后，先后枉判了法轮功学员王琼、马世钧、邵廉等，雷云波、邓天玉现仍非法关押在看守所。◇

钱学森为何拒绝反对法轮功？

文/闻欣

【明慧网】被称为“中国航天之父”的钱学森，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，然而，大陆媒体在报导钱学森生平事迹的同时，却只字不提他当年在人体科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。

1980年代，中国“气功热”兴起，钱学森将此现象称为“人体科学”，并投入精力去探索与研究。钱学森曾说，搞“两弹”是国家给予他的任务，而他的兴趣是在学术领域，是在思想上的创新。作为一位物理学家，对微观世界的了解越深入，对于生命与宇宙奥秘的探知也就越渴望。

二十年前 “国宝级” 人物洞察先机

① “两弹” 元勋钱学森

在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气功现象，试图扼止气功。钱学森上书中央，表明对于特异功能与气功的鼎力支持，由于“两弹”元勋的特殊位置，直接影响了胡耀邦对于气功的看法，最终回复意见：“不宣传，不介绍，也不批评。”这个回复使得人体科学与气功获得了发展空间。

钱学森创建并亲自担任中国人体科学学会负责人，对中国人体科学的贡献功不可没。钱学森认为：“人体科学可能导致一场 21 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，也许是比 20 世纪初的量子力学、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。”

中共党魁江泽民上台后，对于法轮功在数年间受到广大民众的爱戴，深为不满。并在 1999 年，发起对于法轮功的打压与迫害，江泽民多次以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颁奖、拜年、祝寿等名义，亲自“造访”已瘫痪十多年的钱学森，希望胁迫他站出来反对特异功能和法轮功，“口头”或“书面”都行。然而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却始终不改变自己的观点。

② 解放军总院院长李其华

曾任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校长、解放军总医院院长等职的李其华，则因为妻子修炼法轮功从绝症康复，而被深深打动，他说，“老伴的亲身变化，对我心灵的震撼太大了。我不得不思考：我所在的解放军总医院，技术、设备虽不敢说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，但也是国内外数得着的。就这样也没有治好老伴的病，而她学法轮功那么短时间，不用打针、吃药就全好了，为什么？这些问号不断地在我脑中翻腾。事实胜于雄辩！我从怀疑、观望、关心到想亲自试一试，就这样我也走进了法轮功的修炼行列。”

美国航天计划的开拓者罗伯特·贾斯特罗（Robert Jastrow）曾有一句名言：“当科学家登上一座高山后，却发现神学家早就坐在那里了！”

“九字真言” 的神奇效力

① 确诊新冠的哈佛同学

罗碧雅是留学美国的武汉大学博士。2020 年 4 月上旬，罗碧雅在哈佛的一个同学得了新冠肺炎住院。医生诊断他 60% 的肺坏死，已经没救了。他给罗碧雅发邮件，说他快要死了，已签字放弃治疗。

这期间罗碧雅一直在关注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，知道九字真言能救命。她把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这几个字用电子邮件给他发了过去，让同学念九字真言，对他的肺部有好处。这位同学对于罗碧雅十分信任，于是开始尝试，他发现情况在发生改变，就坚持念九字真言，最终他得救了。医生说，他康复得很好。

② 纽约珠宝商盖德

盖德（Osnot Gad）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纽约长岛的珠宝商，女，73 岁，犹太籍美国人。

2020 年 3 月，盖德被诊断为新

冠肺炎。盖德遵医嘱在家隔离，逐渐出现呼吸困难，无法呼吸，感到死亡的恐惧。这时，她的一个叫安娜的法轮功学员朋友来电话，得知她的情况后，告诉她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。尽管她不懂其中的含义，她还是慢慢地、一声一声地重复这九个字，她发现能够喘过气来了，在接下来的三天中，盖德终于像正常人一样呼吸顺畅了。

“我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，这就是我的经历。”盖德说，她现在天天念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。

③ 结语

有一句西谚，时间可以证明一切。来自中共国家机器的打压并没有让法轮功修炼者屈服，而是以他们的坚韧与平和，使得法轮功跨出国门，广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世界各地民众的欢迎。

2021 年新冠肺炎的变异病毒正在迅速扩散，世人何去何从？希望您真诚地颂念九字真言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”，让宇宙的正能量充盈体内，将阴暗、危险的病毒驱除干净，获得新生，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！◇

